



编者按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识的那个鲁迅，像一尊雕塑，永远地横眉冷对，执著地血荐轩辕。如今他离开人世已经 80 年了，当我们不再用标准答案来解读鲁迅，他的眉目逐渐清晰起来——他曾鲜活人世，他生活在众人之中。他呐喊也彷徨，他热衷为未来疾呼也醉情于朝花夕拾。他在家人、朋友、师生、同志、异己等等社会关系中，爱过、恨过、纠结过、抗争过；伤心流泪、黯然神伤、又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样丰富和“平凡”的鲁迅，让我们重新有兴趣去认识。

刘颖余

一直想写写鲁迅，总是不敢，因为他太高大了，需仰视才见；他也太遥远了，尽管他离开我们不过 80 年，比他更“远”的大有人在。

高大、遥远、冷峻、完美、神圣，这是多年来鲁迅留给人们的印象。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可敬却似乎并不那么可亲。

但在无数爱书人和读书人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个鲁迅：有趣、深情、随性、温柔、敦厚。这样的鲁迅，活在亲友的记忆中，亦活在先生自己的文字中。

在无数爱书人和读书人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个鲁迅：有趣、深情、随性、温柔、敦厚。这样的鲁迅，活在亲友的记忆中，亦活在先生自己的文字中

另一个鲁迅



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合影

是的，要想了解鲁迅，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的书，而非教科书上有限的几篇文章，和那些被割裂的警句集锦。读书是非常私人化的行为，如果一个年轻人被迫去读某些文章，还要概括其主题思想，写读后感，那种感觉自然不会太妙。我想，这也大概是鲁迅文章近年来屡遭非议的原因。鲁迅不再那么“绝对正确”了，当然并非因为鲁迅的文字和思想发生了变化，而是接受他思想和文字的时代和人不一样了。这其实不必强求。我甚至想，倘若鲁迅活着，他也大概不会赞成孩子们被迫去背诵他的文章，还要概括主题思想什么的。因为，先生是最爱孩子的。

我比较幸运，最早接触鲁迅的文字，竟是一本薄薄的《鲁迅书信选》。据说，了解一个真实的写作者，从他的书信入手，是比较靠谱的做法。这当然是我后才知道的，当时的我其实也并非是多么想读鲁迅，而实在是因为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书籍非常有限。说误打误撞也好，说另辟蹊径也罢，我的鲁迅阅读史，就这样从先生的书信开始了。而且奇怪的是，通过阅读鲁迅的书信，我找到了一种和作者的亲近感，这是教科书上的鲁迅不能给我的。

正是这本薄薄的《鲁迅书信选》，牵动了少年人的好奇心。我后来又找到了《两地书》，一探究竟。虽然正如先生自己所言，《两地书》所讲的“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它还是给年少的我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尤其是看到恋爱中的鲁迅先生那些亲昵、轻佻甚至孩子气的话语，我的天啊，我简直喜欢死了。比如，他在交往的前期，还称呼对方为“广平兄”，到后来就干脆叫“乖姑”、“小刺猬”、“小

莲蓬”、“有莲子的小莲蓬”了，他则自称“小白象”或“你的小白象”。鲁迅居然还在一封信中得意洋洋地告诉许广平，他在厦门大学起夜不方便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办法是“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为自己辩解，“这虽然近于无赖，然而他们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顽皮和孩子气之情跃然纸上，除了用“可爱”来形容，我真的找不出别的词了。

有关《两地书》，我还在大学期间淘到了它的影印本，珍藏至今。看到先生略显稚拙却一样漂亮的书法，和信笺上色彩斑斓的图案，我可以猜想他在写下这些美丽的情书

时，是多么的用心，多么的惬意——战士原来也是要恋爱、休息、生活的啊！

以上所列种种，似乎有些琐碎，也不那么高大上，但我倒觉得，它们不仅无损于鲁迅的伟大，反而让他更加可爱可亲。鲁迅是志士仁人，亦是凡夫俗子，他爱看电影、爱吃油炸食品，爱燃着烟卷微笑，爱和孩子一起嬉戏，他多疑轻信，也当然免不了和爱人拌几句嘴。在许广平的回忆中，鲁迅先生有次和她吵架后，竟和海婴一起并排躺在阳台上，以示抗议……这就是鲁迅。

人通常是个矛盾体，鲁迅又何尝不是？他是冷峻的，也是热情的；他是刻薄的，更是慈悲的；他是深刻的，也是有趣的；他是理性

的，也是感性的；他从来都是战士，但就像他主张的，也喜欢“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鲁迅就是这么一个丰富多彩、有趣而智慧的人，只是后来人们在神化他的同时，也把他概念化、标签化了。

由人及文，我以为，鲁迅先生的文字同样是好看的。我同时认为，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的文字也是好看的，但我厌恶在抬举这些人的同时顺带着贬损下鲁迅。汉语言文字的美本应是参差多态的，不必非要像体育比赛一样比出个名次来。

鲁迅的思想，其深度和广度更是无需多言，他对于国民性的认识，迄今无人能及。我记得，首次读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表述时，那种醍醐灌顶毛塞顿开的震撼。先生如此简短的一句话，甚过多少文化学者汗牛充栋的论文！

鲁迅曾说：“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小时，他已变成傀儡了。”我想，倘若鲁迅泉下有知，他一定也不喜欢、有朝一日变成那样的“傀儡”。因此，我们今天如何纪念鲁迅？很简单，将鲁迅还原成鲁迅。而如何将鲁迅还原成鲁迅？也很简单，读他的书就是——不是被外力强迫而读，而是顺从自己的内心去读。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里，我们永远无需在意有人不喜欢鲁迅，当然也不用担心，鲁迅会过时。因为鲁迅的书，鲁迅的文字和思想，一直在那里，总有读书人、爱书人会被吸引、流连、沉浸其中。也许，每个人都会从中学到一个不一样的鲁迅，可是，这又有何妨？

配图为资料图片

鲍勃·迪伦获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

新华社消息(记者和苗 付一鸣)瑞典文学院 13 日宣布，将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音乐人兼作家鲍勃·迪伦。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当天中午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揭晓诺贝尔文学奖。文学院在当天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说，迪伦因为“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表现手法”而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达尼乌斯说，迪伦将他的诗歌通过歌曲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与古希腊那些通过音乐表达的经典作品别无二致。鲍勃·迪伦的作品

虽然是让人“听”的，但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诗歌来“读”。

迪伦 1941 年 5 月 24 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在各种乐队中参加表演，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热爱美国民谣和布鲁斯。他还受到早期“垮掉的一代”年轻作家以及现代诗人的影响。

迪伦 1961 年搬到纽约后开始在咖啡厅和俱乐部里进行音乐表演，在签约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后，1962 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鲍勃·迪伦》。此后，他发行了大量涉及社会、宗

教、政治与爱情等主题的专辑。作为美国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迪伦曾获得格莱美音乐奖多个奖项和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并于 2013 年成为首位入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的摇滚音乐家。

除了大量音乐专辑，迪伦还于 1971 年出版了实验性著作、散文诗集《狼蛛》。瑞典文学院评价说：“他的多才多艺令人惊奇，画家、演员和作家领域都有他的足迹。”

文学院点评说，迪伦是一位标志性人物，对当代音乐的影响深远，同时“也是亚文学不断追随的人物”。



北京的文艺青年们，又有新去处了

本报讯(记者苏墨)10 月 12 日，“十月文学院”在永定门公园内佑圣寺开院。这也拉开了“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帷幕。

佑圣寺作为十月文学院本部，由十月讲堂、十月展厅、十月客厅、十月沙龙、十月笔会、十月书坊 6 大部门组成。十月文学院是北京出版集团开发激活旗下《十月》杂志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多年积累形成的优质原创品牌资源、作家资源和内容资源，以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方式筹建而成的。

在十月文学院开院仪式当天，佑圣寺的主要展示空间门厅和展厅呈现了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头像，共计 40 位，照片的排列和排序上，无长幼之分、民族之分、性别之分、级别高低之分，寓意“作家们平等地聚集在文学周围”。作家头像遴选标准，一是与《十月》杂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合作关系密切的新时期知名作家，二是依托“十月”这个承载文化底蕴的专业平台，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较大成就、获得国内外重大文学奖项、在现当代文坛具有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三是人或作品内容隶属于北京地区的优秀作家。

与此同时，十月文学院的创作延展项目稳步推进，“十月作家居住地·布拉格”已投入运营，已有吴雨初、马原、韩少功、余华四位作家分批前往居住生活，开展了相关创作与版权推介等交流活动。“十月作家居住地·爱丁堡”和“十月作家居住地·加德满都”已先后挂牌，将于明年正式运营。



十月文学院门厅 资料图片

明代众画家中,此人乃第一把交椅

明代前中期，以戴进、吴伟为代表的“浙派”与宫廷绘画(院体派)呈双峰之势，自宣德至正德年间，两派雄踞当时的画坛。中期以后，“吴门画派”逐渐取代宫廷绘画和“浙派”的地位，在社会上，尤其在文人士大夫中受到重视。

作为吴门画派的开创者，沈周取得绘画成就可谓影响深远，他与晚景文征明、唐伯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沈周，号石田，江苏苏州人。书画方面，沈周有很深的家学渊源，其父祖都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沈周以临摹各家画风开始，中年后独宗黄公望，晚年则醉心吴镇，期间又兼参南宋夏圭笔意，出入于宋元各家。其画用笔劲健有力，布墨含蓄蕴藉，融揉惨杂，而具自家风貌。

右图为《庐山高图》，作于成化年间。此画取法宋、元文人画传统，画中山石林木笔法融合了王蒙、董源、巨然等人的技法，笔法稳健细谨，不恣意逞任，用墨浓淡相间，满幅布局中有疏明之

感，故觉实中有虚。

明代学者何良俊认为，沈周画法“于元人‘四大家’之画极意临摹，皆得其三昧”，并指出其画“匠意高远，笔墨清润，而于染渲之际，元气淋漓，诚有如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明史》对其如是评价——“尤工于画，评者谓为明世第一。”

虽然沈周一生未参加科举入仕，但在官僚士大夫群体中，沈周有着很高的声望。一次，沈周家乡的郡守进京，内阁大学士李东阳特意问其有无沈周的书信。巡抚王恕知其大名，特意延揽其入自己的幕府，向其咨询为政之道。

但仕途对沈周来说并非其志向所在，后人分析，沈周以孝养老母为由拒绝入仕，一部分原因很可能就是为了绘画而躲避为宦。

沈周的一位弟子可谓青出于蓝，论名声，也远较沈周为大。究竟此人为谁，且听下回分解。(朱林)

跟吧跟吧不是罪

刘诚龙

文学最佳境是：沙发上一人独语，沙龙上众声喧哗；文学最糟糕状态是：写作间红袖纷纷，书店里鬻影孤零零。

如今文学，处于最佳境，还是处于最糟糕状态？一个又一个文学群，建起来了，散文的、杂文的、小说的、随笔的、琴加古典词的、茶配现代诗的、红包拉段子作者的、嘻嘻、弄文弄墨的，什么群都有了，咋一看都在文学圈子里，男女老少、红男绿女来跟风的。我有一张琴，弹起文学音，自娱发自乐，圈外真无人。

遥想当年，文学何其热火朝天？左思《三都赋》出，洛阳纸贵，“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经商的、开店的、炒股的、搞房地产的，都来买其书抄其书，褒义词说这是诗人盛会，贬义词说这是附庸风雅——附庸风雅不好吗？比践踏风雅好百倍。人家都来跟文学风，人家老婆不追来乱拳打回家，人家老板都没甚意见不扣员工工资，你摆弄文学的，有甚想法？

每次诺贝尔文学奖一日揭晓，便引发跟风阅读热潮。莫言获诺贝尔奖了，原先那些书能出卖不出，一下子火了，出版社印书不选。有好事者统计了：热门文学奖是文学作品之销售神器，其中诺贝尔文学奖最为显著；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那维奇作品先前要死不活的，获奖后一月比较获奖前月增长了近 74 倍；201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其作品销量在奖项公布后一月内呈现 240 倍增长；而 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作品的销售表现尤其惊人，作品在获奖后月销量比前月猛增近 1500 倍。也不知道今年的鲍勃·迪伦能不能延续这个神话。

有作家有想法了，苗炜先生撰文大谓：“你最好不要读诺贝尔”。其因是，“得奖的大作家和那些我们真正喜欢、抚慰我们心灵的作家，可能完全是两类。”您知道，文学家“不准文学”，还有一层意思是：这般高大上作品，你读又读不懂，读甚读啊？书是买了，翻看几页，兴趣索然，口味不对，束之高阁——把诺贝尔奖当装潢啊。

诺贝尔奖之文学作品，或许真不是“让我们真正喜欢的”，也可能不能“抚慰我们心灵

的”。文学是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文学写人家未曾写，文学便是成功的；阅读也是一种“陌生化”的体验，读自己未曾读，阅读才是有劲道的。阅读是一种出走，是一种历险，也是一种置身前沿的履新。不懂装懂，或蜜讨厌；不懂读懂，真个可敬。我有一个理想，读懂诺贝尔奖——万一理想实现了呢？我有一个理想，自己获不了诺贝尔奖，我束之高阁，留与儿孙读——万一儿孙读懂了呢？以书装潢家中门面，比菜面上砌起长城，家庭文化建设之氛围浓烈很多吧。

跟风阅读确乎也有不好的，比如读“那些抚慰我们心灵”的。您指的是“心灵鸡汤”，还是“心灵鸡汤”？每次在朋友圈读那些 10 万+的“心灵作品”，我是既喜且忧，喜的是到底还有人读文学啊，忧的是这文学是文学吗？你或许不赞成“诺贝尔”评委那些偏见，你也不喜欢“诺贝尔奖”展现的价值现。然则，在文学上没两把刷子，是获不了其奖的。摆弄文学的，你不想从中学几招？文学圈外者，都想买本书来猎猎奇，文学家们却不想去“阅读”，就这样愿意失去自己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目前而言，文学不缺圈内人跟进(某作品成功了，哗啦啦呼隆隆众汉子描红似的来写)，却缺乏圈外人跟风——您能吸引多少工农兵商来读文学作品呢？文学进入创作阶段越寂寞越好——守住孤独才可出精品，文学进入社交阶段越热闹越好——引发热潮才使文学兴盛。

文学是要捧场的？太冷场的文学需要吹一场又一场文学风，不怕风大，但愁风小，更恨无风。若鲁迅文学奖引发一次文学小风，茅盾文学奖引发一次文学大风，诺贝尔奖再引发一次文学狂风，一轮紧接着一轮，风往文学吹，文学吹来风，多好——再排队买散文、买小说、买诗歌之文学盛世，文世界其欣喜欢何？哥哥，那里排队买什么啊？买文学啊。纵使小哥或小妹挤进队头，见“文学”两字而旋走，也无妨；他没买文学，而文学两字再度植入其脑海，也是好极。



Literature & Art
责任编辑：苏墨
新闻热线：(010)84151027
E-mail:grbwhzkc@sina.com

一周书情

诺奖得主的自传 教授疯子的启示

舒年

《编年史》



[美] 鲍勃·迪伦 著 徐振雄 吴宏凯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扬……”在电影《阿甘正传》中，女主角珍妮唱的这首歌，流传甚广。这首上世纪 60 年代歌曲的创作者鲍勃·迪伦，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编年史》一书，则是他的自传。

这本书是鲍勃·迪伦用时 3 年事件，在打字机上亲手敲出来的，记录了自己人生经历中那些不平凡的时刻。如何用明尼苏达州到纽约打拼，签约哥伦比亚公司，曾经遭遇的创作瓶颈，以及家庭生活的追忆片段。这位歌曲创作者为读者展现的，不只是那个音乐的黄金年代，也是那个时代美国年轻人对于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望。而这些反思与期望，影响至今。

《现代经济学大典》



洪银兴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囊括了经济学各个学科，涉及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门类的 14 个学科，涵盖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各重要领域。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的不只是 13 亿国人的命运，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向世界展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并探索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未来，该书进行了深入挖掘和阐释。

传统的经济学读物，往往因其过于专业性，而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该书力求专业性通俗性结合，理论性与知识性并存，在兼顾专业人士学术研究需要的同时，向公众普及经济学知识。

《教授与疯子》



[英] 西蒙·温切斯特 著 杨传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各式各样的词典，已经是我们学习语言的必备工具，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牛津英语词典》是如何编撰的。此书作者西蒙·温切斯特，是英国知名作家，擅长描述历史事件。

1896 年深秋，《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默里博士从牛津动身，去见一位叫迈纳的神秘人物。20 年来，此人工整而有条理的词条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勇气和希望，将他从纸与墨的暴风雨中拯救出来。两人书信不断，却始终无缘一见。当默里博士满怀恭敬地到达目的地后，却大吃一惊：对词典做出贡献的志愿者，住在疯人院里。不管命运为你如何安排，你都能做出改变，这就是《教授和疯子》，带来的启示。